

2019 寫信馬拉松成果報告

2019 寫信馬拉松——事實簡述

2019 年寫信馬拉松的年齡層擴及 18 歲的青年！每年 12 月，全球的支持者寫下數十、數百萬封信，寄出上千張聲援卡片，簽署數千份請願書，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聲援行動——這都是為了支持那些人權遭到侵害的人，為他們要求正義。每一年，寫信馬拉松持續茁壯，參與人數更多、力量更強大，2019 年也不例外！這裡是關於 2019 年寫信馬拉松的事實：

寫信馬拉松遍及全球各地，2019 年至少有 6,609,837 起行動
全球的行動次數連續 18 年增加！

除了全球 10 個案，有 12 個國際特赦組織單位也聲援了其他個案
為全球增加超過 300,000 起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org) 的行動次數達到了 2018 年的 2 倍！

48 個國際特赦組織單位在 2019 年寫信馬拉松的行動次數增加

有 22 個國際特赦組織單位的行動次數下降

伊朗的亞絲曼 (Yasaman Aryani) 受到超過 100 萬起行動支持！

上一次達到這麼多數量的個案是 2017 年著名的艾德華·史諾登 (Edward Snowden) 。

支持個案的行動數統計

個案	國家	行動次數估計
荷西·阿德里安	墨西哥	466,423
依力亞斯江·熱合曼	中國	451,943
納蘇·阿卜杜勒阿齊茲	奈及利亞	458,981
馬蓋·馬地歐普·恩岡	南蘇丹	765,014
草窄族青年	加拿大	448,418
亞絲曼·阿莉亞尼	伊朗	1,240,686
瑪里奈爾·蘇慕克·烏巴多	菲律賓	528,070
艾彌爾·奧斯克洛維克	白俄羅斯	292,418
易卜拉辛·埃澤·埃爾丁	埃及	392,562
莎拉·馬爾迪尼與尚恩·班德	希臘	731,392

這些數字除了來自國際特赦組織各地的單位，在那些未設立組織的國家中，也有許多個人參與的行動包含在其中。

有些單位無法提供他們的數據資料，有些則是無法蒐集精確或完整的數字。有些行動我們無法確實進行記錄，因此全球行動的數量應該更多。

你可能會注意到，2019 年寫信馬拉松，聲援每個個案的行動次數加起來，和全球總統計的行動次數不一樣。這是因為有些行動無法確認聲援對象是誰，因此上表的數字沒有包含這些行動。

人權影響評估

每一年都有個案因為寫信馬拉松的活動，生活獲得了實質改變，2019 年也不例外。以下會分別列出全球 10 個案的影響評估。

評估報告會簡單介紹個案，並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先前的調查，提供個案背景資訊、個案被選為聲援對象的過程、世界各地行動的亮點、個案本身情況獲得的實質改變、個案當時所處地區的人權概況及其可能對聲援行動造成的影響，最後，也會說明國際特赦組織在活動結束後如何繼續幫助個案。

每一年活動結束後我們都會進行影響評估，而今年和前幾年的個案都會在 Write for Rights Podio 上持續更新最新進展。

進行評估的方式有許多種，包含訪談個案本人、他們的代表人、家人，以及在當地一同幫助個案的非政府組織。除此之外，個案國家的專業人士也會留意政府因聲援行動受到的影響，例如法律上或官方單位的處理程序有了明顯的改變，或個案本人的處境及待遇獲得改善。

荷西·阿德里安 (JOSÉ ADRIÁN) ——墨西哥



荷西·阿德里安 (José Adrián) 是一名瑪雅青少年，因原因未知的聽力障礙，造成他與人溝通時常碰到困難。荷西住在墨西哥猶加敦州的 X-Can 社區，2016 年 2 月 25 日，年僅 14 歲的荷西在家附近遭到警察恣意逮捕及毆打。

他當時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剛好碰到一群青少年在街上打架，混亂之際有人拿石頭砸向警車。隨後警方抵達，他們逮捕了荷西·阿德里安，但他並沒有涉入紛爭也沒有朝警車砸石頭。警方脫掉荷西的上衣和鞋子，把他帶到附近的城鎮切馬克斯 (Chemax)，關進了市政府的監牢。他被銬住並被吊在牆上。

荷西·阿德里安的家人必須賠上罰金和警車毀損的費用，警方才願意釋放荷西。這起事件之後，荷西·阿德里安和他的家人並沒有摸摸鼻子回家，試著把一切拋諸腦後；他們選擇爭取正義。

荷西被選為寫信馬拉松個案的原因很清楚，那就是警方侵犯了他的人權：警方應該要保護這個孩子，而不是毆打他，對他施以酷刑，荷西需要正義獲得伸張，他和家人經歷的一切必須獲得補償。國際特赦組織美洲區域辦公室先前已為荷西·阿德里安進行倡議，但是如果行動能擴及全球，我們相信可以加快腳步，幫助他得到所需的賠償，這樣一來他才能繼續前進、打造自己的人生。

荷西·阿德里安年紀還很輕，來自低收入家庭且有原住民血統。在墨西哥，像他這樣背景的人，尤其是男性，很常遭到警方恣意拘留。貧窮和原住民身分的人容易被針對，墨西哥警方恣意拘留國內數千名這樣的人口，背後原因常是為了勒索，或是單純抓人 (任何人) 以便有個交代，有時甚至只因為這些人「看起來很可疑」。雖然國內女性也會被恣意拘留，但受害者大多是上述所說貧窮的年輕男性。多數的情況下，警方恣意拘留常過度使用武力和施以酷刑，就如荷西·阿德里安的案例，而墨西哥其他恣意拘留的案子，甚至出現過嚴重侵害人權的行為，例如強迫失蹤和法外處決。

當地的非政府組織 Indignación 得知荷西·阿德里安的情況後，決定擔任荷西的法律代表，並在 2016 年將他的情形轉告國際特赦組織。2017 年，國際特赦組織發佈的報告 [《False Suspicions》](#) 點出墨西哥國內猖獗的恣意拘留問題，而荷西·阿德里安的情形就是案例之一。

2018 年 4 月，國際特赦組織和 Indignación 展開合作並推動了第一項倡議行動，即是鞭策案件的調查進展，代表荷西一家監督警方。

2018 年 11 月，團隊根據《伊斯坦堡議定書》的內容規範對荷西的案子進行評估，同時聘請專業人士針對墨西哥國家人權委員會 (Comisión Nacional de Derechos Humanos, CNDH) 提供的建議，探討缺失之處以及改善方法。

在這過程中，團隊也委託專業人士和荷西·阿德里安進行諮商，評估他的情緒狀態。這名專業人士幫助荷西·阿德里安找回對未來的目標，讓他在人生道路上能繼續往前走。

2018 年 12 月，國際特赦組織提交了 35,000 份請願書到州長辦公室，並和州長的代表人會談；也因為如此，我們才能進一步聯繫到國家受害者關注委員會 (Commission of Attention to Victims of the State, CEAV)，共同討論荷西所需的補償措施。

2019 年 2 月，受害者關注委員會給了荷西·阿德里安一副助聽器。眼見行動有了好的開始，國際特赦組織決定選定荷西作為寫信馬拉松的個案之一，藉此繼續推動案子的調查，並幫助他和家人得到該有的補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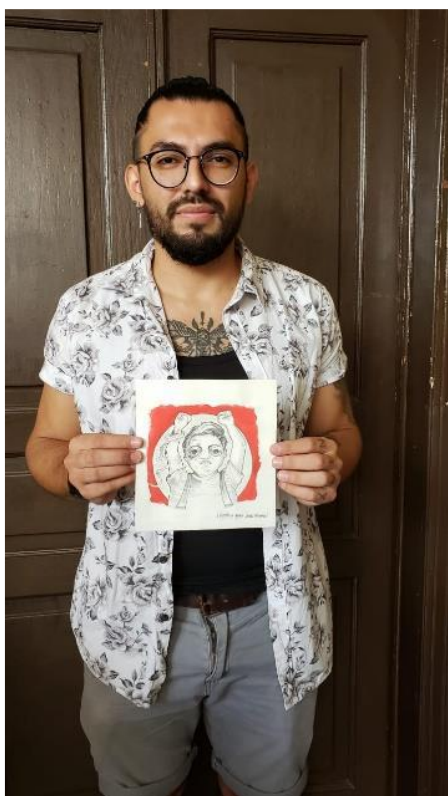
2019 年 8 月，國際特赦組織親自拜訪了荷西一家，向他們表達支持，我們也鼓勵他們與 Indignación 一同推動理想的補償計畫，讓荷西一家的生活能繼續往前。2020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寫信馬拉松將再次於全球各地開跑，屆時國際特赦組織也會繼續為荷西倡議和行動。從行動開始至今，荷西·阿德里安的母親參與了多項重要會談及會議，現在的她比以往更有力量，她已能勇敢開口為自己和家人爭取需要的補償。

自從寫信馬拉松開跑後，荷西本人也得到了很多鼓舞。2020 年稍早，在國際特赦組織墨西哥分會以及 Indignación 的支持下，荷西首度出席了他的倡議相關會議。國際特赦組織希望當地政府能透過這次的會議盡快簽下補償協議書。

現階段荷西案件最困難的部分在於：有效鞭策官方深入調查侵害荷西人權的兇手，並要求加害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接下來該做的就是遞交請願書，進一步促進補償協議的訂定及實施，以及讓調查能持續不中斷。

在美洲區域，我們也看見了許多精彩的倡議活動，一同聲援荷西·阿德里安。國際特赦組織美洲區域的分會和區域辦公室的行動團隊發起了「藝術行動」(Artivism) 競賽，而其中的得獎者是來自瓜地馬拉年的年輕藝術家，他的作品深刻畫出了荷西·阿德里安的遭遇。

由於許多支持荷西的行動紛紛加入行列，原先的倡議行動獲得許多助力，讓我們得以進一步向上施壓，使荷西和他的家人可以盡快與受害者關注委員會達成協議。而這份協議也將荷西家人的其他要求納入考量，像是提供獎學金讓荷西能完成學業，還有提供心理方面的治療。荷西·阿德里安也收到了來自政府的信件，信中聲明他的犯罪記錄已被註銷。



右圖是 Javier Niño，瓜地馬拉的年輕藝術家。他的得獎作品描繪了荷西·阿德里安的遭遇。© 國際特赦組織

荷西·阿德里安的案情還有一些地方需要獲得改善，例如犯下暴行的加害者須接受調查，以及國家公開道歉等。在我們最先展開倡議行動後，案件雖然啟動調查，不久後荷西·阿德里安的檔案卻「遺失了」，且至今都沒有新的進展。然而，總檢察長不停要求家屬和代表律師提供相關文件，包含國際特赦組織針對《伊斯坦堡議定書》的分析資料；儘管有了這些文件，當局依然聲稱這些證據不足以證明警方犯下酷刑。

荷西·阿德里安和他的家人都覺得寫信馬拉松帶給他們很多正面影響，他們這麼說：

「我要感謝支持我的人，你們改變了我的生命，我要謝謝你們所有人。」——荷西·阿德里安

「謝謝國際特赦組織在整個過程中都支持著我，從開始至今已經過了三年。多虧國際特赦組織的幫忙，我才可以走出陰影，謝謝每個支持我兒子的人。」——荷西·阿德里安的母親

2020 年我們將遞交請願書，並把來自許多人的聲援信交到荷西·阿德里安的手中。我們會繼續追蹤他們一家的情況，確保他們平安以及補償協議能順利完成。我們也會繼續監督案件進行調查，讓罪魁禍首負起責任。



荷西·阿德里安，地點位於墨西哥猶加敦州 X-Can 社區，攝於 2019 年 8 月 8 日。©國際特赦組織

依力亞斯江·熱合曼 (YILIASIJANG REHEMAN) ——中國



正當依力亞斯江·熱合曼 (Yiliyasijiang Reheman) 和他的妻子瑪莉妮莎 (Mairinisha Abuduaini) 盼望著第二個小孩出世，依力亞斯江卻失蹤了。當時，這對年輕夫妻正在為未來打拼，一邊在埃及的大學念書，一邊照顧家庭。然而在 2017 年 7 月，中國勒令埃及政府圍捕埃及境內的數百名維吾爾人，自此，他們的人生毀於一旦。依力亞斯江正是被逮捕的其中一人；在那之後，他音訊全無。

瑪莉妮莎現居土耳其，朋友告訴她依力亞斯江已被遣返回中國新疆。她懷疑丈夫可能被關進中國的秘密拘留營，在營內被中國政府宣傳洗腦。依力亞斯江的故事令人心碎，但這樣的悲劇卻不是首次發生。自

2017 年開始，以穆斯林為主的百萬人口被迫與家人分離，關進這些拘留營，而這項駭人醜聞讓全球集體強力要求事情的真相。

國際特赦組織得知依力亞斯江的遭遇後，在 2019 年 4 月聯繫了瑪莉妮莎。瑪莉妮莎本身也是充滿熱忱的社會運動者，她希望的只不過是丈夫平安歸來，讓一家得以團聚。她這麼說：「我的丈夫應盡快被釋放」、「孩子們需要父親回來。在我們一家團聚之前，我絕對不會放棄。」

然而不幸地，依力亞斯江的下落依舊成謎，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蹤。雖然依力亞斯江遭遣返回中國後沒有任何他的消息，瑪莉妮莎依然很感謝大家對她丈夫的關心和支持。她特別感謝國際特赦組織英國分會發起足球比賽來聲援依力亞斯江，因為足球是依力亞斯江最喜歡的運動。

瑪莉妮莎也很感謝拍攝倡議短片支持依力亞斯江的人，她很感激能參與拍攝，除此之外，其他從埃及被遣返回中國的維吾爾人，他們的妻子也現身影片之中，瑪莉妮莎很開心支持者能為她們發聲。

2019 年末，紐約時報、國際調查記者同盟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和 17 個夥伴組織團體發佈了新的文件紀錄，揭露中國在新疆的詭計細節。



國際特赦組織英國分會舉辦足球比賽，
聲援依力亞斯江 © 國際特赦組織英國分會

根據這些文件記錄，中國主席習近平曾於 2014 年呼籲「對抗恐怖主義、思想滲透和分離主義」，這些口號便衍生了現在的新疆拘留營，以一系列洗腦手段鎖定新疆人民。這些文件也指出，自從 2016 年 8 月陳全國上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之後即下令「該抓的全都抓起來」，新疆人從此難逃政府魔掌。除此之外，外界發現了有關拘留營的祕密行動手冊，其中詳細記錄管理「再教育營」的方法。另一方面，政府官員對那些頓失父母的孩童只簡短交代爸媽的行蹤，他們甚至警告這些孩子，若他們公開談論父母被拘留的事情，小心遭遇可怕後果。

這些流出的文件也顯示出一項嚴重問題：中國對於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其他新疆民族的圍捕行動，範圍已由國內擴及全球。中國當局會聯合海外各地大使館和領事館，鎖定住在國外的這些族群並蒐集個人資訊。中國還會企圖追蹤這些散居海外的族群行蹤，侵略的魔爪越來越明顯。

國際特赦組織持續致力於處理中國少數民族議題，我們呼籲中國當局關閉這些拘留營，釋放營中被監禁的人，也呼籲中國當局確保聯合國獨立專家和人權方面的專業人士可以不受限地進入新疆調查。若您欲深入了解更多資訊，歡迎閱讀 [《無處安身》\(Nowhere Feels Safe \)](#)。關於中國海外維吾爾族人的遭遇及經歷，網站上有更多最新資訊。

寫信馬拉松結束後，我們將持續為依力亞斯江倡議。透過 Individuals at Risk casefile 上關於個案的近況更新和指導步驟，我們鼓勵世界各地的社運者共同站出來，呼籲習近平釋放依力亞斯江·熱合曼，讓他們一家人得以團聚。

許多人久候著和親愛的家人團圓，而你持續不懈的行動能為他們的生命帶來改變。正如瑪莉妮莎告訴我們：

「我非常感謝支持我的所有人。在這段為我丈夫倡議的期間，我知道我不是一個人。我一直都需要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我。」



圖片

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網站專題報導 [《無處安身》 \(Nowhere Feels Safe \)](#)，記錄海外維吾爾族人的遭遇。

納蘇·阿卜杜勒阿齊茲 (NASU ABDULAZIZ) & 歐托多格巴梅社區 (OTODO-GBAME) 青年運動者——奈及利亞



納蘇·阿卜杜勒阿齊茲 (Nasu Abdulaziz) 在槍林彈雨中被迫逃離位於奈及利亞拉哥斯市的歐托多格巴梅社區 (Otodo Gbame) ——當時年僅 21 歲的他不幸中彈。

某天夜晚，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一群人持槍開著推土機襲擊當地社區。這群人受政府指使，依照命令闖進當地居民世代居住的家園，拆毀和焚燒房子、對倉皇逃離的家庭開槍、摧毀居民生計。這群人離開後又不斷回到當地社區，一次次地帶來毀滅與恐懼。

在某次襲擊中，納蘇手臂中彈，面臨生死交關的他勉強活了下來。不久，那群人再度回來，對著住戶開槍並丟擲催淚彈，逼迫居民離開。居民慌張地四處逃竄，有些人為了逃離子彈和暴力襲擊，甚至跳進附近的潟湖而溺斃。

國際特赦組織目前得知計有 9 人遭殺害、15 人失蹤、30,000 人遭驅逐。許多人被迫住在獨木舟上、橋下，或是和別人住在過於擁擠的環境。

藉由全球支持納蘇和當地社區的行動，國際特赦組織將持續敦促有關單位深入調查當地強迫驅離之情形，我們也會確保居民得到適當安置和徹底的賠償。在寫信馬拉松的活動之前，國際特赦組織已於 2016 年開始協助歐托多格巴梅社區的案件。2017 年 11 月，國際特赦組織針對此事件也發佈一項報告：《The Human Cost of Lagos Mega City: Forced evictions of the urban poor in Lagos》。

這項報告記錄了七起強迫驅離的案件，分別發生於奈及利亞拉哥斯城的漁業社區伊盧比林 (Ilubirin) 和歐托多格巴梅社區，其中共超過 30,000 人受到影響。這項報告也提到政府和私有機構合作，企圖將這兩個社區的土地建蓋成豪華昂貴的不動產來賺取利潤。此外，國際特赦組織也發佈一項簡報《Nigeria: Left with Nowhere to Go, stories of survivors of forced evictions in Nigeria's megacity》，進一步呼籲當局採取行動。

(圖)



照片：國際特赦組織盧森堡分會的街頭藝術，牆上畫著納蘇·阿卜杜勒阿齊茲的頭像，地點位於盧森堡中部，攝於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國際特赦組織在寫信馬拉松期間和非政府組織 Justice and Empowerment Initiatives (JEI) 來往合作。JEI 致力於鼓舞貧窮人口和邊緣團體，帶領他們為自己的社區行動，並鼓勵這些人創造自己希望看見的改變——無論是推動貧窮人口的正義，還是促進實施扶貧濟弱的城市治理政策，又或是打造社區主導的原地提升計畫與發展行動，這些人民都希望能更往前一步。國際特赦組織和 JEI 持續密切合作，除了共同研究納蘇的案件之外，也發起公

開行動和倡議活動一齊為歐托多格巴梅社區要求正義，並在接續的寫信馬拉松行動中聲援納蘇。國際特赦組織和 JEI 的共同行動增進了兩方的合作關係。

國際特赦組織各單位一直以來給予納蘇和當地社區很大的支持。截至 2020 年 2 月底，國際特赦組織奈及利亞分會（代表納蘇）已收到超過 20,000 封聲援卡片和信件。這些支持來自各地不同的組織單位或團體，遍佈全球 18 個國家。目前，共有超過 400,000 封信和訊息送到了拉哥斯州長的辦公室，要求為納蘇伸張正義。

奈及利亞當局至今依舊未深入調查納蘇遭槍擊的案件；不過在當地社區，當局已和居民討論如何重新安置社區的居民。

近期，國際特赦組織奈及利亞分會和納蘇見面，把數千封卡片和信件交到他手中。納蘇覺得這次的寫信馬拉松對他來說是極正面的一步，他這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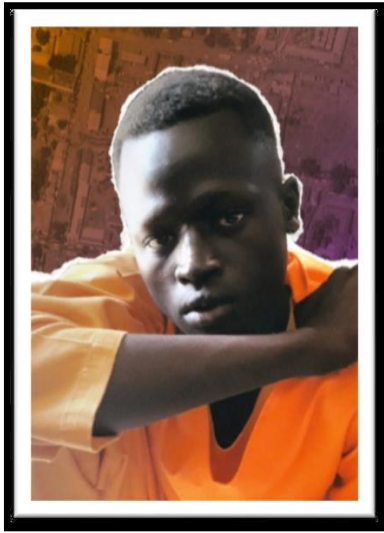
「我非常開心能收到這些支持我的信。這代表人們在乎我的遭遇和我社區發生的事！非常感謝你們。」

接下來，國際特赦組織會繼續和 JEI、納蘇以及當地社區合作，確保他們的正義得到伸張。



國際特赦組織奈及利亞分會拜訪納蘇，和他分享世界各地寫信馬拉松活動的聲援信。© 國際特赦組織

馬蓋·馬地歐普·恩岡 (MAGAI MATIOP NGONG) ——南蘇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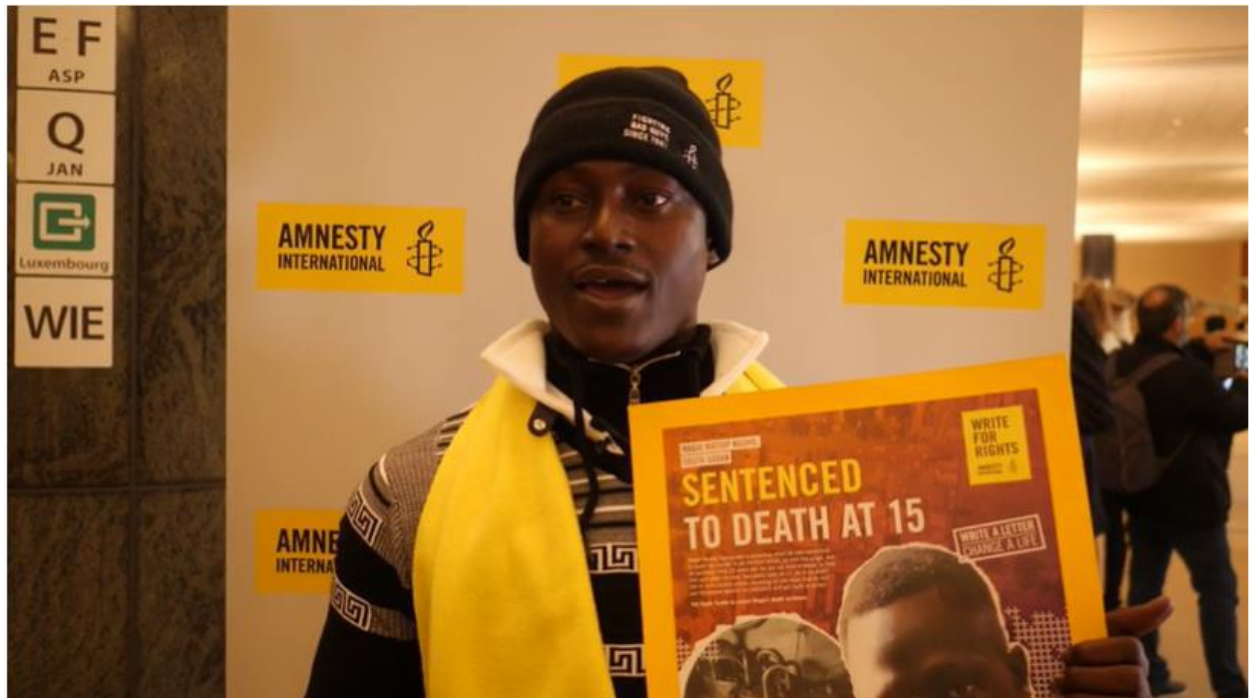
馬蓋·馬地歐普·恩岡是南蘇丹人，他在年僅 15 歲的時候被判處死刑。根據馬蓋在法庭上的證詞，事發當時，他的表親試圖阻止馬蓋和一名鄰居少年打架，但馬蓋想警告他的表親不要插手，便手持父親的槍朝地面射擊，可是沒想到子彈反彈打到了馬蓋的表親，他隨後送醫但不幸身亡。馬蓋說，他告訴法官那是意外而且他當時只有 15 歲，儘管如此他依然面臨謀殺罪受審，也沒有管道能申請律師。他因此被定罪並判處死刑。透過全球大規模的聲援行動，我們希望總統基爾 (Salva Kiir) 能替馬蓋減刑，並阻止南蘇丹當局判處未成年孩童死刑。

國際特赦組織原先是從南蘇丹的人權工作者得知馬蓋的遭遇。在那之後，國際特赦組織設法在朱巴中央監獄 (Juba Central Prison) 和馬蓋會面進行採訪；後來國際特赦組織在 2018 年 12 月發佈報告，其中紀錄了南蘇丹死刑的情形，也提到了馬蓋的案件。2019 年，馬蓋被選為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個案之一，而國際特赦組織也持續針對南蘇丹死刑情形發佈相關報告 (2019 年 3 月和 2019 年 10 月)。

雖然選擇馬蓋作為個案的單位不多，數量是所有個案中的前三低，但他最後成為了活動裡第二多人支持的對象，全球計有超過 700,000 起行動聲援馬蓋。國際特赦組織東非區域辦公室收到了數萬封支持馬蓋的信，但是考慮到馬蓋在獄中的人身安全，我們目前無法將這些信寄給他，不過我們會繼續發揮創意，讓馬蓋和他的家人在近期收到這些支持。

摩西斯·阿卡圖巴 (Moses Akatugba) 是 2014 年寫信馬拉松的個案之一，他曾和馬蓋一樣面臨死刑，而這一次，他也參與了在歐洲議會舉辦的寫信馬拉松活動，一同聲援馬蓋。摩西斯是奈及利亞人，他 16 歲時遭受酷刑並被判處死刑。

經過 2014 年的寫信馬拉松活動，摩西斯重獲自由，國際特赦組織的倡議行動無疑成功地帶來改變。摩西斯現在成為了人權捍衛者，一同加入行動希望能挽回馬蓋的生命。



摩西斯·阿卡圖巴 (Moses Akatugba) 在歐洲議會聲援馬蓋。2019 年 12 月 © 國際特赦組織/
Youri Vandeputte 攝影

在南蘇丹，支持馬蓋的活動在社群媒體上引來大量關注。很多人因此開始討論馬蓋死刑案和判處未成年者死刑的疑慮。南蘇丹國內廣泛的網路討論對馬蓋的案情來說很有利，這讓南蘇丹人對此議題的態度大幅轉變。馬蓋的案件也引起了國內青年社運領袖的注意，這名青年表示願意在南蘇丹協助馬蓋的案件，雖然現階段他還無法投入心力協助，但未來我們會保持聯繫並為馬蓋的案件共同合作。看到馬蓋的事件在南蘇丹獲得了這麼多的關注，我們覺得這是極為正面的一步，也希望這樣的進展能持續下去。

全球的響應非常熱烈，能夠有這麼多人關注南蘇丹的議題，實為非常正面的趨勢。一直以來，要讓人們注意到南蘇丹的情況很困難，但這次的行動帶來了比以往還廣泛的報導。

南蘇丹整體的人權情形非常危急。國內長達 6 年的內戰不僅帶來殘暴的人權侵犯，如大規模強暴和強迫失蹤，軍方也摧毀糧食資源作為戰爭手段，內戰之中甚至出現種族屠殺情形。除了衝突引起的人權侵犯頻頻增加，不同社群間的暴力紛爭也僵持不下，造成南蘇丹國內已無餘力處理頻繁、漸增的死刑趨勢。聲援馬蓋的行動為這個議題貢獻了不少力量，讓生活急需得到改變的南蘇丹人勇於質疑政府的死刑政策，尤其是判處未成年者死刑的現象。

國際特赦組織東非區域辦公室收到了將近 60 公斤的信件要寄到南蘇丹。他們正思考能用什麼更有創意的方式將這些活動的信件送出去。有個辦法是拍攝影片，透過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或區域秘書長 Deprose Muchena 之手，在影片裡展示來自世界各地的信，並在之後將影片傳給總統基爾看。



一名加拿大社運者於「寫信馬拉松，多倫多！」（Write for Rights, Toronto!）活動中寫信聲援馬蓋，時間為 2019 年 12 月 7 日，地點位在社會創新中心（Centre for Social Innovation）© 國際特赦組織

草窄族青年 (GRASSY NARROWS YOUTH) ——加拿大



居住於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邊的原住民社群——草窄第一民族 (Asubpeeschoseewagong Netum Anishnabek, Grassy Narrows First Nation) 的青年，正為家園爭取一個健康無毒的未來。

50 年前，有一製漿廠在當地河川上游倒了近 10 噸的水銀廢水。一直以來，草窄族以漁業為生，文化傳統與生活也都以漁業為中心。但是工廠傾倒廢水至河川，導致魚體內累積了大量的汞，對草窄族世世代代的族人造成悲劇性影響。

過去 50 年來，聯邦政府和省政府拒絕給予草窄族人重要的健康資訊、拒絕清理河川、也從未提供專業的醫療照護，甚至拒絕承認汞中毒的危害。

如果加拿大政府能在數年前就果斷行動盡到政府的人權義務，草窄族青年的生命可以完全不同。最近，專家研究指出，當地水銀中毒的情形是加拿大最嚴重的社區健康危機之一，而尤其受到影響的就是當地的年輕族群。

近期，草窄族青年對正義的訴求換來了聯邦和省政府的重要承諾。然而，政府官員的回應仍差強人意，依舊無法符合當地居民立即和持續性的生活需求。我們的下一步是帶領全球加大行動力道，為草窄族伸張正義，因此寫信馬拉松的倡議行動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加拿大政府必須知道自己承擔的不只是對草窄族的責任，也背負著國際特赦組織全球人權運動的訴求。

國際特赦組織加拿大分會 (英語系部門) 和草窄族社群已往來很長一段時間。2007 年，國際特赦組織秘書處支持加拿大分會製作政策簡報，探討有關草窄族抗議工業採伐的問題。這項簡報後來延伸成秘書處 2009 年發行的倡議摘要，作為全球尊嚴運動 (Demand Dignity campaign) 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倡議的一部份。國際特赦組織和草窄族不間斷地合作，持續探討當地議題，互動的過程包含屢次與社群領導者和社運者會談，協助社區主導的研究計畫，以及參與聯合媒體工作。

在寫信馬拉松的準備過程中，國際特赦組織加拿大分會 (英語系部門) 的法律專業人士檢閱大量政府文件，並透過新聞工作者和其他人的申請，取得了這些年間的重要資訊，同時也拿到了獨立研究人員

的報告，報告內容可追溯至 1970 年代初期。除此之外，國際特赦組織加拿大分會也和草窄族第一民族的律師密切往來，並與醫學研究員合作，在近期進行了一項社區健康調查。隨著倡議行動持續進行，我們和草窄族族人有了許多對話。2019 年，國際特赦組織加拿大分會的工作人員陪同聯合國有毒廢物特別報告員（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xic Wastes）前往當地進行實地調查。

2019 年 11 月 4 日，我們在溫尼伯市（Winnipeg）召開寫信馬拉松記者會，而草窄族的三名青年 Paris Meekis、Darwin Fobister、和 RJ Bruce 也出席了當天的活動。[加拿大原住民族電視網（APTN）](#)、[加拿大 CTV 電視網（CTV）](#)、[加拿大廣播公司（CBC）](#)、[溫尼伯太陽報（Winnipeg Sun）](#) 和 [溫尼伯自由新聞（Winnipeg Free Press）](#) 都有記者會的相關報導。

草窄族社群代表團也參加了國際特赦組織巴西分會的寫信馬拉松發佈會，見到了許多來自巴西和巴拉圭的社運人士，以及捍衛土地和水源的社運者。

寫信馬拉松的整個倡議過程中，都有來自加拿大和全球各地的國際特赦組織支持者向草窄族表達支持，而光在加拿大，就有 360 場活動致力為草窄族的汞中毒事件要求正義。

世界各地單位也站出來採取行動：從日本到紐西蘭、秘魯、尼泊爾和美國，都一同響應聲援。全球超過 400,000 封信，包含加拿大當地的 15,000 封信，都為草窄族發聲要求正義。謝謝一直以來支持草窄族伸張正義的每個人，有了你們，草窄族的下一代才能有健康的未來。

2017 年 6 月，當地省政府同意資助清理河川，但這項承諾從未實現。2017 年 11 月，聯邦政府承諾在當地興建特別照護機構，專門醫治汞中毒者，但至今依舊沒有任何行動。2018 年，當地的社區健康調查發現，草窄族正面臨加拿大最嚴重的健康危機，而年輕人受影響最劇。

但是我們依然有好消息。經過了好幾年的拖延，一項協議終於在 2020 年 4 月 2 日通過，屆時會有 1,950 萬美元的資金投入興建專業照護機構。這項協議是邁向正義重大的一步，不過，我們仍須確保有足夠的長期資金投入在機構運作和服務上。雖然我們必須更進一步施壓，以確保政府能長期穩定挹注資金，但這項協議對於數十年來爭取正義的草窄族族人來說，實為一大勝利。

2019 年寫信馬拉松活動開跑，正值加拿大大選期間。隨著社運人士的注意力移到選舉的結果，加上國內媒體也都聚焦在大選之上，倡議行動不得不慢下腳步。

於此同時，原住民民族 Wet' suwet' en 的社運人士為了捍衛傳統領域，向政府施壓要求停止天然氣管道的工程。他們發起的行動，例如分階段佔領加拿大鐵路等，也都得到了國際行動的支持。

許多草窄族的青年和族人向我們分享希望與興奮之情。Crystal Swain 和女兒 Hazel Sneaky 參加了國際特赦組織巴西分會的寫信馬拉松發佈會，她們在那裡碰見許多來自巴西和巴拉圭的社運人士及捍衛土地與水源的社運者，當時 Crystal 從巴西里約熱內盧寄來一封信，信中她這麼說：「我們和世界攜手對抗不公不義。」



上方圖為草窄族族人 Elsie Assin 參與「寫信馬拉松，多倫多！」活動，攝於 2019 年 12 月 7 日 © 國際特赦組織

國際特赦組織樂於和草窄族社群保持長年的密切關係，但加拿大分會目前須針對雙方的內部關係進行分析，檢視兩方的互動是否有助於寫信馬拉松的活動設計流程，讓行動能顧及全體，以最全面的方式推動。部分草窄族族人表示還是不太了解大規模行動的整體內容，因此國際特赦組織須對此進行檢討和分析。

草窄族將繼續和新上任的加拿大政府爭取討論的機會，並以最好的對策來運用世界各地倡議人士寄來的聲援信。不管他

們的決定是什麼，國際特赦組織都給予支持，陪伴在他們身邊。謝謝每個寫信、寄電子郵件、採取行動聲援草窄族的人。



草率族夏日聚會 (Powwow) 上的孩童，這裡也是寫信馬拉松部分影片的拍攝地，照片攝於 2019 年 8 月 17 日。© 國際特赦組織/Allan Lissner 拍攝

亞絲曼·阿莉亞尼 (YASAMAN ARYANI) ——伊朗



2019 年 4 月，伊朗當局將亞絲曼·阿莉亞尼 (Yasaman Aryani) 連同瑪娜瑞·阿瑞比莎伊 (Monireh Arabshahi) 和瑪吉根·凱莎芙茲 (Mojgan Keshavarz) 等人逮捕。這三位女權捍衛者因為一部影片遭到監禁，而這部影片在社群媒體瘋傳的那天正是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影片中，三位女性未戴頭巾，她們在德黑蘭的火車上向其他女性發送白色鮮花，以和平的方式抗議伊朗政府強制實施頭巾法。

亞絲曼表示，希望未來所有女性都能自由決定自己的穿著：「我可以選擇不戴頭巾、而你能選擇戴頭巾...」。他們在被捕後遭到長期單獨

監禁，並被迫在鏡頭前「自白」和「懺悔」，聲稱他們抗議穿戴頭巾的行動是因外國勢力介入。

寫信馬拉松倡議行動讓更多人關注亞絲曼個案的議題，也試圖讓世界看見伊朗女權捍衛者如何對抗國內充滿歧視、有辱人格且濫權的強制頭巾法。

自 2019 年 11 月至今，全球已有超過百萬行動要求伊朗當局釋放亞絲曼·阿莉亞尼。2020 年 2 月，上訴判決隨著持續進行的倡議行動出爐，亞絲曼·阿莉亞尼和母親瑪娜瑞·阿瑞比莎伊獲得減刑。

伊朗當地有許多女權捍衛者發起行動反對頭巾法，但往往遭到政府大規模鎮壓，亞絲曼這起個案只是其中之一。這些女權捍衛者會把頭巾繫在棍子尾端，在公共場所揮舞、無聲抗議，或拍攝自己在大街上沒戴頭巾，讓頭髮隨風飄逸的影片並分享出去，種種勇敢之舉都是她們表達抗議的方式。而這次行動帶來的力量和效應讓伊朗當局心生恐慌，於是政府發起鎮壓行動；亞絲曼和其他因反對頭巾法而受監禁的女權捍衛者，已經引起國際人權捍衛團體和其他大眾的關注和譴責。

國際特赦組織在亞絲曼被捕後不久便加入救援行列，除了發布新聞稿外，也發起三項緊急行動，動員全球國際特赦組織倡議人士鎖定伊朗當局，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亞絲曼。國際特赦組織同時也發表相關文章，並於隨後發佈另一則新聞稿，描述對抗強制頭巾法的女權捍衛者案件，其中當然也包含亞絲曼的案例。最後，國際特赦組織透過各地單位的努力，包含倡議活動、聲援行動，還有向各地政府表達憂慮等，我們終於得以看見亞絲曼個案的正面轉變。

寫信馬拉松倡議行動讓亞絲曼·阿莉亞尼的遭遇被全球更多人看見。國際特赦組織紀錄全球共有 1,229,634 起行動支持，為有史以來最高的行動次數，其中包含各式宣傳、聲援、寄信呼籲伊朗政府、發起連署等等。國際特赦組織聲援亞絲曼·阿莉亞尼的方式可說非常多元與創新。

國際特赦組織瑞士分會的倡議人士重現亞絲曼在德黑蘭火車上分送花朵的行動。他們前往伊朗大使館提交請願書時，在地鐵裡複製了當時的情景；荷蘭分會也發起類似行動，倡議人士拍下花朵的照片並製作成一支影片。在比利時，國際特赦組織倡議人士做了一塊大型的寫信馬拉松布幔，在上面印了亞絲曼的圖像，垂掛於布魯塞爾當地的高樓大廈上；希臘分會動員當地學生採取行動，寫信給伊朗當局，呼籲釋放亞絲曼；土耳其分會則拍下倡議人士遞交超過 18,000 份請願書至國內伊朗大使館的畫面，作為倡議行動的一環。



瑞士分會於前往會晤伊朗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Ir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的路上，要求釋放亞絲曼。瑞士分會員工 Isael Vidal Pons (右) 分送花朵給路人。照片攝於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國際特赦組織瑞士分會拍攝

世界各地的伊朗倡議人士對此行動都樂見其成，而這些行動也透過國際特赦組織的波斯語社群媒體管道在伊朗境內擴展開來。海外各地的伊朗人也進行動員，在全球各處為亞絲曼倡議。

全球聲援行動讓亞絲曼的案件產生顯著轉變。透過行動，我們達成了其中一項目標，即是讓亞絲曼·阿莉亞尼和母親瑪娜瑞·阿瑞比莎伊移往埃溫監獄（Evin prison）。儘管最主要的目標尚未達成，但上訴判決讓兩人都縮短了刑期。2020 年 2 月 5 日，德黑蘭上訴法院第 54 分院將兩人刑期減至 9 年 7 個月有期徒刑，當中分成三項罪名，一是倡導「不戴頭巾」因而構成「煽動貪腐和賣淫」，判處 5 年 6 個月有期徒刑；二是「煽動聚眾危害國家安全」，判處 3 年 6 個月有期徒刑；另外還有「散佈反體制宣傳內容」，判 7 個月有期徒刑，而根據伊朗的量刑準則，兩人將須服滿至少 5 年 6 個月的有期徒刑。

然而，為亞絲曼倡議的過程中，伊朗的人權情況卻更加惡化。2019 年 11 月，伊朗全國各地爆發示威，政府隨即展開暴力鎮壓。過程中，維安部隊執意使用致命武力，導致數百名非武裝示威人士和民眾遭到非法殺害。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彙整的可信資料，超過 304 人遭到殺害，其中包含至少 23 名兒童；而 11 月 15 日至 18 日期間，有上千人遭當局致命武力鎮壓而受傷。

鎮壓行動中另有 7,000 人被捕，其中不少人也遭受強迫失蹤、禁止通訊拘留、酷刑及其他不人道待遇。

國際特赦組織仍持續進行倡議，呼籲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亞絲曼·阿莉亞尼、瑪娜瑞·阿瑞比莎伊，以及其他因反對伊朗充滿歧視、濫權的強制頭巾法而受監禁的女權捍衛者。

德國藝術家 Eva Maria Hamacher 為 2020 年國際婦女節所繪製的插圖。

© Eva Maria Hamacher / 國際特赦組織



瑪里奈爾·蘇慕克·烏巴多 (MARINEL SUMOOK UBALDO) ——菲律賓



2013 年 11 月，強颱風海燕颱風侵襲菲律賓，為菲國有史以來影響最嚴重的颱風之一。當時年僅 16 歲的瑪里奈爾從災害中倖存下來。然而，颱風摧毀了瑪里奈爾的家園，菲律賓有超過 6,000 人因此喪命，更有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瑪里奈爾深知她必須奉獻己力來保護她的家人和社區，避免再次遭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毀滅性影響。

6 年過去了，瑪里奈爾現在取得了社會工作學位，也成為了知名的青年運動者，她致力於呼籲世界各國政府正視氣候變遷，並要求政府解決災害對她的家園及其他類似地區所造成的影響。

2019 年是全球氣候議題行動重要的一年，世界各地的青年運動者紛紛站出來，擔任著鼓舞人心又具影響力的領導人物，瑪里奈爾就是其中之一。她除了持續和國內市長討論有關海燕颱風受害者的補償措施，也在獨魯萬市 (Tacloban) 和別人共同發起氣候罷課活動，並邀請許多當地官員來討論氣候和減塑議題。

氣候變遷是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危機，瑪里奈爾的行動更不只限於她的國家。被選為寫信馬拉松個案後，瑪里奈爾加入了國際特赦組織委任團，遠赴西班牙馬德里參加 2019 年聯合國氣候會議 COP25。瑪里奈爾在會議上接觸了其他許多社運者，並在國際培幼會 (PLAN International) 舉辦的官方周邊會議上發言。

瑪里奈爾也和國際特赦組織的社運人士參加由西班牙分會舉辦的氣候罷工遊行，並向當地媒體發言表達她的想法，同時，她參加了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 合辦的氣候變遷與人權活動。國際特赦組織西班牙分會認為，瑪里奈爾和國際特赦組織、西班牙媒體、社運夥伴等的互動非常有幫助，帶領大眾更加注意到氣候變遷這個議題，也激勵了網路上和現實生活中的支持者。

COP25 會議期間，菲律賓人權委員會發佈聲明，指出有 47 家主要的化石燃料和碳污染公司極可能導致氣候變遷及後續災害，造成當地公民權利受到侵害，因此須為此負責。雖然這和我們的行動所訴求的不太一樣 (上述是企業責任的部分)，瑪里奈爾在 2018 年仍為此一調查出席作證，並且對這個結

果感到非常開心。這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這也是第一次權團體成功讓化石燃料企業為氣候變遷造成的人權傷害負起法律責任。



圖，瑪里奈爾在 9 月的「氣候罷課行動」發言，地點位於菲律賓賓獨魯萬市 (Tacloban) © 國際特赦組織/Nicole Millar 攝影

2019 年寫信馬拉松活動期間，除了和國際特赦組織西班牙分會互動，瑪里奈爾也參加了日本分會及義大利分會的活動。10 月，瑪里奈爾造訪日本，參加於東京舉辦的氣候真相領導團 (Climate Reality Leadership Corps) 培訓活動，也在許多外部活動上和日本分會的倡議人士及支持者多有互動。而國際特赦組織義大利分會在 12 月 9 日至 15 日期間，為瑪里奈爾舉辦了巡迴演講。



上圖，國際特赦組織義大利分會和瑪里奈爾一同舉辦公開活動，地點為義大利特倫托 (Trento)

© 國際特赦組織義大利分會

瑪里奈爾除了和許多倡議人士及全國各地的學生碰面，也和拉蒂納省（Municipality of Latina）當地官員舉辦了公共會議，希望能讓氣候變遷議題更深入民間。

瑪里奈爾回憶起這段旅遊各地的時光，還有參與寫信馬拉松的過程，她表示：

「寫信馬拉松讓我對自己所做的行動有所改觀。這個活動鼓舞了我，讓我更相信自己；透過寫信馬拉松，我很肯定我做的事有益於人類的福祉。我了解到，確實，團結就是力量。能成為這個活動的個案之一我感到非常驕傲，讓我能傳達訊息、向我們的政府和世界各地的政府表達訴求。」

「這個活動也拓展了我對世界各地氣候行動的眼界，最大的收穫之一是見到了好多倡議人士，他們和我一樣都很有熱忱。我找到了一起奮鬥的同伴。」

「這些活動讓我相信自己，相信我所捍衛的理念。我也更有自信，更信任自己，因為透過人們，我發現我自己和家園的故事很重要，我的故事能夠告訴人們氣候變遷有多真實。」

聲援瑪里奈爾的行動也出現在全球兩項大型公共活動中：倫敦舉辦的[世界青年高峰會](#)（One Young World Summit, OYW），以及 2019 年 U2 樂團亞太巡演活動（[U2 Joshua Tree Tour](#)）。國際特赦組織前任秘書長庫米·奈杜（Kumi Naidoo）受邀到世界青年高峰會發言，為了聲援瑪里奈爾，他帶領現場超過 190 個國家的 2,000 多名青年領袖互動，一齊大喊「氣候行動，支持瑪里奈爾」（climate action, for Marinell）。



圖，支持瑪里奈爾的聲援行動，位於倫敦舉辦的世界青年高峰會，日期為 2019 年 10 月 22-25 日 © Public

國際特赦組織受 U2 邀請出席 2019 年巡迴演唱會為瑪里奈爾聲援，這場巡演活動共包含 15 個場次，橫跨亞太 7 個國家；對國際特赦組織來說，能夠在演唱會上宣傳寫信馬拉松活動，和大

眾分享瑪里奈爾的故事，是非常令人興奮的機會。巡迴到不同的城市，也有不一樣的體驗，有些表演現場還會特別介紹國際特赦組織或瑪里奈爾。巡演過程中，國際特赦組織志工碰到大大小小的正面趣

事，尤其是在孟買的最後一場表演，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的 5 位成員還受邀到後台和 U2 主唱 Bono 及吉他手 Edge 聊天，談論寫信馬拉松和聲援瑪里奈爾的行動，成為這趟旅途的一大亮點。

在這個距離家鄉不遠的地方，瑪里奈爾相信這起活動促進了正面的進展。菲律賓總統辦公室聲明表示收到了寫信馬拉松的信件，而對於馬塔里諾村（Matarinao）的海燕颱風倖存者，菲政府似乎也注意到了他們的需求。

菲律賓內政及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and Local Government）也要求市長寄出相關報告，說明海燕颱風侵襲後，市政府對於馬塔里諾村社區需求的應對。有了這項報告的相關內容，將有利於往後倡議和遊說的進行，確保市政府做出具體行動來改善情況，瑪里奈爾的村落也得以在該政府部門的監督下重整。

氣候變遷仍舊是非常急迫的全球議題，而且時時刻刻都在變動；世界各地已有許多地方開始承受氣候變遷帶來的後果，就如菲律賓發生的事情一樣。因此，瑪里奈爾不會停下她的腳步，她會繼續為氣候正義行動，目前她計畫先在國際發展或環境、發展及政策方面取得博士學位。國際特赦組織現階段也持續和瑪里奈爾討論未來合作的機會。

當我們問到瑪里奈爾有沒有想跟國際特赦組織支持者和社運者說些什麼，她這麼說：

親愛的國際特赦組織支持者和人權運動者們，謝謝你們擁抱了我和我的故事。謝謝你們願意對我們、對菲律賓人、尤其是馬塔里諾村的人敞開胸懷。從寫信馬拉松開始到結束，我收到很多支持和溫暖的文字，讓我激動地不知所措也受寵若驚。看到來自第一世界國家的人，特別是年輕人，也和住在菲律賓的我們一樣，捍衛相同的理念，非常令人高興。

謝謝你們付出時間寫信和行動。這對我們來說無比重要。你們給予了希望，讓我們能不顧阻礙繼續往前。

我代表我的村落，打從心底感謝你們，謝謝你們和我們一起努力。文字難以表達我對你們的感謝。我保證會更加努力。

為了更好的地球，

瑪里奈爾

艾彌爾·奧斯克洛維克 (EMIL OSTROVKO) ——白俄羅斯



2018 年 4 月，艾彌爾·奧斯克洛維克 (Emil Ostrovko) 和女友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 (Minsk) 郊區的公車站等車，卻遭到警方逮捕。當時年僅 17 歲的艾彌爾被警方毆打，還被指控運送非法毒品而逮捕。

2018 年稍早，艾彌爾課外時間在一間網路公司打工當快遞員。當時雇主告訴艾彌爾，運送包裹內裝的是合法的菸草混合物。但是歷經數個月的拘留，法庭卻判定艾彌爾是毒品販運集團成員，並在 2018 年 6 月判處艾彌爾 10 年有期徒刑。但事實上，他犯的罪應屬較輕微、非暴力的毒品相關罪行。

值得注意的是，檢方調查人員完全沒有追究公司老闆，或是「集團」其他人的責任，只有艾彌爾遭到起訴。

他後來分別在 2019 年 3 月和 12 月獲得減刑，但目前身處獄中的他仍須服刑 6 年。艾彌爾被逮捕的時候正值高中年華，然而因拘留期間警方不讓他參與學校大考，他上大學的夢想就此粉碎。

自從被捕後，不管是入獄服刑還是整個起訴過程，艾彌爾的權利屢屢遭侵犯。他被逮捕的時候還未成年，警方的做法已違反他身為未成年人具有的權利。目前，因白俄羅斯國內實施毒品零容忍政策，有許多年輕人因觸犯輕微、非暴力的毒品相關罪行就被送進大牢，在獄中還得面臨歧視，受到比別人更惡劣的對待，經常在沒有適當配備或工具的情況下，被迫長時間辛苦工作，這類情形時有所聞。

2019 年 3 月 21 日，國際特赦組織為艾彌爾和另一名青年發起[緊急救援行動](#)，希望將他們救出少年監獄的水深火熱。艾彌爾本身患有慢性支氣管氣喘，但獄方卻不准他攜帶氣喘藥入獄，也不讓他接受適當的治療。他也因為部分被視作「犯規」的行為遭到懲處，例如沒有刮鬍子，或是違反某些具歧視意味的規定，例如沒有在衣服別上徽章表明自己觸犯毒品相關罪行入獄。基於種種不合理的原因，他原本有兩次和母親會面的機會被獄方取消，獄方也不准家人寄食物給他。艾彌爾的母親深信獄方這麼做是為了報復她，因為她曾因審判程序不公以及不滿艾彌爾的獄中遭遇而向官方投訴。幸好在 2019 年 6 月，艾彌爾被轉到成人監獄後，狀況明顯改善許多。他不用再被迫長時間勞動，相反地還有時間閱

讀，而他提出在獄中庭園工作的要求，很快地也被獲准。2019 年末和 2020 年初，艾彌爾因工作表現良好獲得不少獎勵，他先前受到的部分懲處也因此被撤銷。我們相信緊急行動和寫信馬拉松能為他帶來改變，讓艾彌爾在獄中的處境得到改善，刑期得以縮減。

國際特赦組織原先透過人權捍衛者 Olga Karatch，和白俄羅斯人權非政府組織秘書長 Nash Dom 得知艾彌爾的案例。2019 年稍早，Olga 向國際特赦組織提到，原刑法第 328 條的內容造成國內許多未成年孩童和少年僅因觸犯輕微、非暴力的毒品相關罪行就遭判過重刑罰，Olga 對此表示希望能和國際特赦組織針對此議題合作。

2019 年 3 月，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團和子女身陷囹圄的母親們碰面，其中也包含艾彌爾的母親 Yulia Ostrovko，這些母親的孩子們都因第 328 條法遭遇類似困境。在此期間以及後續多次的會面中，針對有關像艾彌爾這樣的未成年人案例和他們在獄中的處境，國際特赦組織蒐集了不少新資訊。我們挑選艾彌爾作為寫信馬拉松的個案，也是希望能為這些受到人權侵犯的少年們伸張正義。

寫信馬拉松期間，活動團隊一直都有和艾彌爾的母親 Yulia 以及其他來自白俄羅斯的重要事件關係人互相來往，也和他們討論有關艾彌爾案件的動向與決定。在全球加入行動為艾彌爾聲援之前，他的母親 Yulia 就已持續不懈地為艾彌爾倡議，並寫信給當局以表達她的不滿。她的角色對寫信馬拉松而言至關重要，幫助極大。

她最近告訴我們：「我和我的兒子艾彌爾非常感謝你們寫的信。不只是艾彌爾，許多和他一樣因第 328 條法入獄的孩子們，他們的生命都因為寫信馬拉松而有了巨大的改變。」

「他們都很期待收到你們的信，等不及想閱讀所有的信。我的言語不足以表達我對國際特赦組織和支持者的感謝，我只有滿滿的喜悅的淚水。沒想到在這麼糟的情況下，世界上還有這麼多人支持我們，都是因為有你們的支持和聲援，我才能一直堅強走下去。」

右圖，艾彌爾的母親 Yulia Ostrovko。攝於明斯克的家中，2019 年 11 月 13 日。© 國際特赦組織

2019 年寫信馬拉松期間，有超過 30 個國際特赦組織的單位為艾彌爾倡議，全球計有超過 260,000 起行動聲援艾彌爾。自 2019 年 3 月開始，當地的倡議夥伴發起了一系列的倡議行動，像是和聯合國組織及白



俄羅斯當局展開高層會議，希望藉此解決這個議題，讓因第 328 條法入獄的未成年人得到關注及重視。在這些會議中，最投入參與的人就是艾彌爾的母親 Yulia。隨後，國際特赦組織委任團進一步和白俄羅斯外交官碰面，把艾彌爾的案件帶入會議的焦點之中。

寫信馬拉松為艾彌爾的案件帶來許多影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來自全球聲援的驚人力量。世界各地的倡議人士不僅寄給艾彌爾許多書，也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向他表達支持。這些力量也為獄中的其他年輕人帶來了正面的影響，正如艾彌爾提到：

「過去幾個月來，我收到世界各地聲援的訊息，給了我強大無比的力量。寫信馬拉松讓我相信捍衛權利的重要性，讓我了解到我的生命也很重要，我沒有被遺忘。監獄裡有許多和我一樣的年輕人，他們也有著相同的遭遇。他們會請我分享聲援信的內容，而這些信也給了他們希望和鼓勵。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寫信馬拉松的行動以及來自國際和當地的倡議，帶領大眾看見艾彌爾的遭遇，也為他的案件帶來許多正面的進展，正如前面提到，他在獄中的情形獲得顯著改善。除此之外，艾彌爾終於能重拾書本在獄中學習，以及適時接受所需的醫療服務。自 2020 年初開始，有關艾彌爾在本年度是否該獲總統特赦，這項議題在白俄羅斯激起許多爭議。令人遺憾地，我們在 3 月得知艾彌爾不在今年特赦的名單上，不過我們依然保持希望，繼續為他的自由進行倡議。

2019 年 9 月，國際特赦組織代表專員出席了舉辦於明斯克的毒品政策會議，並在會中發言表示意見。這起會議由明斯克的聯合國辦事處和白俄羅斯當局合辦；而國際特赦組織的出席，顯示了當局同意和組織積極展開對話的意願，也承認組織在此議題中擔任的重要角色，例如扮演國際間持續進行毒品政策討論的橋樑。

我們相信為艾彌爾發起的國際倡議行動，對白俄羅斯國內而言來得正是時候，這是促進正面轉變的絕佳時機。著眼於近期政策走向和政府有意改革少年司法制度，國際特赦組織相信，我們在寫信馬拉松為艾彌爾發起的全球行動，對於他個人的案件以及許多和他一樣的年輕人的未來，都非常重要。

近期，國際特赦組織東歐與中亞區域辦公室正針對第 328 條法下的未成年受刑人籌備相關議題的簡報，屆時也會發起倡議行動。這項計畫的主要目標是對白俄羅斯當局施壓，促使政府能以人民的健康和人權為中心，對毒品 / 藥品管控採取較寬容的政策，並依照國際特赦組織針對用藥的新政策，將自用藥品除罪化。此計畫的推動，也開啟和明斯克當局前所未有的對話，預料之外的正面成果更一一到

來。聲援艾彌爾的全球行動是背後的重重大推手。國際特赦組織將繼續為第 328 條法下的未成年受刑人倡議，包含艾彌爾·奧斯克洛維克，在他們獲得釋放之前，我們不會停止行動。



艾彌爾·奧斯克洛維克 © 私人拍攝

易卜拉辛·埃澤·埃爾丁 (IBRAHIM EZZ EL-DIN) ——埃及



現年 26 歲的易卜拉辛 (Ibrahim Ezz El-Din) 是埃及的研究人員，他的研究主要記錄了埃及國內強迫驅離的現象，也致力於呼籲政府應讓埃及人民享有安全和可負擔的住房。2019 年 6 月 11 日晚間，居住於開羅的易卜拉辛在住家附近的街上遭便衣警察帶走。他的家人和律師隨後到警局詢問他的消息，但是警方卻表示他們沒有監禁易卜拉辛，否認易卜拉辛遭拘留一事。其後，我們開始為易卜拉辛進行倡議，他的下落依舊未明，家人甚至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歷經了漫長的 167 天，易卜拉辛終於在 2019 年 11 月 26 日現身國家安全最高法庭 (Supreme State Security Prosecution)。他在法庭上表示遭到警方拘留，且受到酷刑等有辱人格的待遇。

寫信馬拉松把易卜拉辛的案件推向國際，促使全球共同向埃及政府施壓，要求當局透露易卜拉辛的現況。

全球計有將近 400,000 起行動，強烈要求埃及政府公開易卜拉辛的拘留地點，並應在釋放他之前保護他免於酷刑。

2019 年 11 月，易卜拉辛站上開羅國家安全最高法庭的那天，他面臨不實指控如「幫助恐怖組織達成目標」和「發佈危害國家安全之錯誤資訊」等，並基於這些控訴受到審判。易卜拉辛看起來變得消瘦又虛弱，他向檢察官抱怨在監禁期間遭到不人道對待，但法官聞此卻沒有任何動作。

國際特赦組織幾乎在易卜拉辛一遭到逮捕後，就開始為他的案件展開行動。我們首先發佈了兩項緊急救援行動，動員遍布全球網絡的倡議人士，共同呼籲埃及政府釋放易卜拉辛。我們也和同一陣線的組織團體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當局逮捕易卜拉辛以及強迫失蹤之舉。此外，國際特赦組織埃及分會也為易卜拉辛進行倡議，透過與美洲地區、法國、西班牙、英國等地政府會談，使其共同對埃及政府施壓，要求釋放易卜拉辛。

易卜拉辛成為寫信馬拉松的個案後，全球聲援數量也大幅上升。各式各樣的宣傳、聲援信、陳情信件、請願書等也都寄到了埃及政府。許多國際特赦組織單位眼見埃及惡劣的人權情形，紛紛加入優先為埃及展開行動的行列，於是世界各地湧出了數十萬封信聲援易卜拉辛，多交由埃及人權與自由委員會（Egyptian Commission for Rights and Freedoms，ECRF）統一接收。

國際特赦組織英國、法國、西班牙、美國分會對易卜拉辛的案件投入了大量心力，各地單位也致力於為易卜拉辛倡議；英國成員聯繫了駐埃及大使館，藉此進一步聯絡到埃及外交部。國際特赦組織西班牙分會的社運者也寄出陳情信件到埃及政府；此外，埃及駐馬德里大使館和西班牙外交部收到許多民眾信件，要求釋放易卜拉辛。居於海外的埃及人也特別關注易卜拉辛的案件，他們也是國際特赦組織阿拉伯語系地區社群媒體頻道的主要群眾。

我們雖了解在埃及國內帶來影響並非易事，但寫信馬拉松還是成功地讓各地的聲援與支持傳給了易卜拉辛的家人、埃及人權與自由委員會（ECRF）與埃及人權團體。

易卜拉辛的母親透過國際特赦組織團隊，向支持者表達感謝：

「我想謝謝每個等候易卜拉辛再次出現的人，謝謝你們陪我守候了將近 6 個月的時間。我希望你們能繼續支持他直到他被釋放...政府現在還是毫無原因地將他拘留。易卜拉辛最近為憂鬱症所苦，他原本是我唯一的依靠，而我已 60 歲了，身上很多病痛。」

易卜拉辛的案件逐漸獲全球注意，各地的人權團體紛紛站出來發聲，呼籲埃及政府公開他的現況。

正如預期，國際特赦組織的寫信馬拉松活動，受到了埃及政權支持者的攻擊。他們不僅在社群媒體上攻擊，甚至還上電視批評國際特赦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易卜拉辛的案例並非少數；埃及政府長期以各種手段壓迫公民社會，至少還有數百人因類似情形遭到政府拘捕。但是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並不違法，有些人只是和平表達意見、和平集會而已。埃及國內許多人都受到政府的打壓，例如新聞工作者、足球比賽球迷、評論人士、政治人物、公民社會組織成員。

被逮捕的人多是無故遭警方帶走，且往往被強迫失蹤。在這之後，當局還會以毫無根據的罪名起訴他們，將「恐怖主義」強加於他們實為合法的工作之上，在未經告知的情況下審前拘留這些人長達數月

或數年。自 2016 年起，埃及人權自由委員會 (ECRF) 的相關人士中，易卜拉辛已是第 5 個遭逮捕的人。在他之前，被捕的是曾在 ECRF 工作的勞權律師 Haytham Mohamdeen，他在 2019 年 5 月 13 日遭審前拘留，並被以「協助恐怖組織」等毫無根據的罪名起訴。

2018 年 5 月，埃及維安部隊逮捕了人權捍衛者 Amal Fathy，她的丈夫 Mohamed Lotfy 是 ECRF 執行長和國際特赦組織前研究員。Amal Fathy 因在一則影片裡批評政府對於性騷擾猖獗處理不力而被捕，直到該年 12 月才獲釋。更早之前於 2016 年，少數族群專案主任 Mina Thabet 和董事長 Ahmed Abdallah 也遭逮捕，兩人雖在之後獲得釋放，但整個過程中，當局完全未提出任何逮捕他們的理由。

易卜拉辛目前仍未獲釋，其身心狀況持續惡化，國際特赦組織承諾將不遺餘力讓他盡速無條件立即獲釋。直到易卜拉辛重獲自由之前，我們不會停下腳步。



易卜拉辛·埃澤·埃爾丁 (IBRAHIM EZZ EL-DIN) © 私人拍攝

莎拉·馬爾迪尼 (SARAH MARDINI) 和尚恩·班德 (SEÁN BINDER) ——

希臘



莎拉·馬爾迪尼 (Sarah Mardini) 是一名來自敘利亞的年輕專業泳將，她和妹妹在 2015 年 8 月乘著小艇抵達列斯伏斯島 (Lesvos)。來到歐洲後，她繼續前往德國，並在那裡獲得難民身分。2016 至 2017 年間，莎拉回到列斯伏斯島，並自願在非營利組織國際緊急應變中心

(Emergency Response Centre International，簡稱 ERCI) 當義工，受訓擔任救難人員。她在中心遇見深海潛水員尚恩·班德 (Séan Binder)，尚恩是居住於愛爾蘭的德國人，他也在 2017 年 10 月開始擔任 ERCI 的義工救難人員。2015 至 2018 年間，ERCI 在列斯伏斯島協助搜救

及難民工作，並與希臘海岸警衛隊互通資訊。沙拉和尚恩則負責在希臘岸邊巡邏，搜尋需要幫助的橡膠艇並協助難民上岸。

2018 年 2 月 17 日某次任務中，他們遭到希臘警方攔截和查證身分，警方認定他們持有兩台未登記的無線電，並指出他們從 ERCI 租來的車有問題，發現該車車牌底下藏著假的軍用車牌。隨後警方將莎拉·馬爾迪尼和尚恩·班德兩人扣留並訊問長達 48 小時，同時搜索兩人住家。兩人被釋放後，警方沒有停下調查，並於 2018 年 8 月 21 日再次將兩人逮捕。

兩人被以多項罪名起訴，最主要的兩項分別為協助第三國國民非法入境、隸屬於犯罪組織；其他指控還包含洗錢、間諜活動、洩漏國家機密、非法使用無線電波、偽造及詐欺等等。倘若前述罪名成立，兩人最高將面臨 25 年有期徒刑。2018 年 12 月 4 日，莎拉和尚恩分別以一人 5000 歐元 (約 16.6 萬新台幣) 交保，但在此之前，兩人在審判前已遭監禁超過百日。然而，莎拉和尚恩將面臨的最後判決尚未出爐，這起案件尚未畫下句點。

國際特赦組織在尚恩及莎拉兩人遭到審前拘留時便展開行動，包含從律師方、親友方收集資料，以提高案件能見度，並[要求當局撤銷對他們的控訴](#)。莎拉和尚恩的案件代表一項驚人事實——人權捍衛者盡心協助難民、尋求庇護者及移民，但是卻遭多數歐洲政府起訴或騷擾——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紀錄，這樣的情形已不是首次出現。

2019 年寫信馬拉松將重點聚焦於青年及孩童，而這正是絕佳機會來發起倡議活動支持尚恩和莎拉，並藉此帶領大眾關注邊境問題及人權捍衛者在歐洲受到的威脅。

莎拉與尚恩兩人皆是敢於發聲的倡議人士，共同努力爭取難民及移民權利；由於他們對於寫信馬拉松很樂意參與，因此有了不少合作的好機會。他們從一開始就參與了活動的策劃，而尚恩本人對倡議行動頗具熱忱，因此也特別投入整個過程。有關活動主要的呈現和產出過程，兩人擔任了討論和諮詢的重要成員。尚恩和莎拉也很把握每個機會，無論是國際特赦組織辦的公開活動、TED 演講、還是在社群媒體上，他們都很樂意站出來談論這些議題，幾乎成了寫信馬拉松的模範大使。除此之外，各類型的倡議行動、學生交流會議、國際特赦組織單位舉辦的活動（包含比利時、法國、挪威、英國、愛爾蘭、美國等），他們也都會抽身出席。透過組織辦的活動，他們有許多機會向外拓展，與其他社運人士及學生交流、和歐盟官員及美國國會成員出席倡議會議等等。

他們參與表演活動，像是國際特赦組織舉辦的 [*Guilty Feminist Secret Policeman's Tour*](#)，也會錄製播客（podcast）節目分享理念。談到跟國際特赦組織合作的心得，尚恩這麼說：「被關起來的那段時間，因為國際特赦組織的支持，不只讓我提早獲得釋放，我的心情也得到很多安慰。如果真要說這起官司有什麼令人開心的事，那就是我因此碰到了很棒的人，還能和他們一起合作努力。」

2019 年寫信馬拉松期間，至少有 52 處國際特赦組織單位為尚恩和莎拉倡議，並有 729,072 起行動聲援他們，數量之多實為驚人。

論及倡議活動帶來的影響，無庸置疑地，就是有多人注意到了他們的遭遇，而這兩人代表的社會議題也獲得了更高度的關注。從這麼多的行動數量明顯可知，希臘政府若不終結這起荒謬的起訴案，那麼勢必將賠上政治代價。這起倡議行動正好碰上希臘新任政府執政時期；自 2019 年 7 月起，希臘新政府上任後就開始實施比以往更嚴格的政策，刻意針對非政府組織和國內人道工作者，這些人的一舉一動都被政府放大檢視與監督。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寫信馬拉松的行動更具標誌性意義。

寫信馬拉松活動期間，尚恩跟莎拉還在等候受審。懸而未決的審判讓兩人不易找到穩定、長期的工作，因此莎拉目前繼續在柏林巴德學院（Bard College Berlin）研讀藝術與人文，而尚恩則繼續推動他的倡議行動，拓展個人計畫。

人權捍衛者聲援互助的舉動在歐洲多處仍面臨定罪威脅，許多人因此難逃調查和起訴，但國際特赦組織會繼續為此倡議及行動。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0 年 3 月發佈了報告 [《懲罰憐憫：團結之舉在歐洲要塞受到審判》](#) (Punishing compassion: solidarity on trial in Fortress Europe)，其中紀錄了許多案例，包含尚恩和莎拉的遭遇，而發佈這份報告也是行動的關鍵一環。國際特赦組織將持續嚴密監督尚恩和莎拉的案件，並與他們及委任律師保持聯絡。目前檢方針對此案的調查過程尚未完成，屆時待調查結束，司法機關將送出起訴書，兩人便須面臨所載的罪名受審。但目前基於 COVID-19 疫情和其他因素耽延，律師方認為此案不太可能在今 (2020) 年開庭審理。國際特赦組織承諾將繼續監督審理一事。



圖，互為好友的莎拉·馬爾迪尼 (Sarah Mardini) 及尚恩·班德 (Seán Binder)，攝於 2019 年 8 月 © 國際特赦組織

等待起訴書完成和開庭審理的這段期間，國際特赦組織會繼續行動讓更多人注意此議題，並依適合時機和地點，透過媒體、倡議行動、造訪各國或倡議巡迴演講，擴展行動範圍。我們也會給予律師方支持，對抗希臘政府針對莎拉實施的希臘入境禁令。

國際特赦組織很肯定，無論這起荒唐的起訴案會帶來什麼挑戰，我們和世界各地的倡議人士都會繼續支持尚恩和莎拉，繼續提醒希臘政府，人權捍衛者幫助難民的義行不應受到懲罰。